

毕淑敏

幸福语

XING FU
XIN YU

优等的家

温情成长小说集 关于母爱与孩子

收录20篇暖心亲子故事

毕淑敏◎著

年轻母亲的心，多半有着乔其纱一般的细致
甜奶油一般的温软
还有敏锐的觉察和淡淡的忧伤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优等的家



毕淑敏◎著

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优等的家 / 毕淑敏著. -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15.7

(毕淑敏幸福心语)

ISBN 978-7-5360-7568-9

I. ①优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5658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特约策划: 丁风华 刘江艳

策划编辑: 张 懿

责任编辑: 张 懿 李珊珊 张 旬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内文插画: 蓝 山

封面摄影: 杰西卡儿童摄影

封面设计:  金墨设计室
DO-DESIGN STUDIO

书 名 优等的家

YOUDENG DE JIA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8.125

字 数 200,000字
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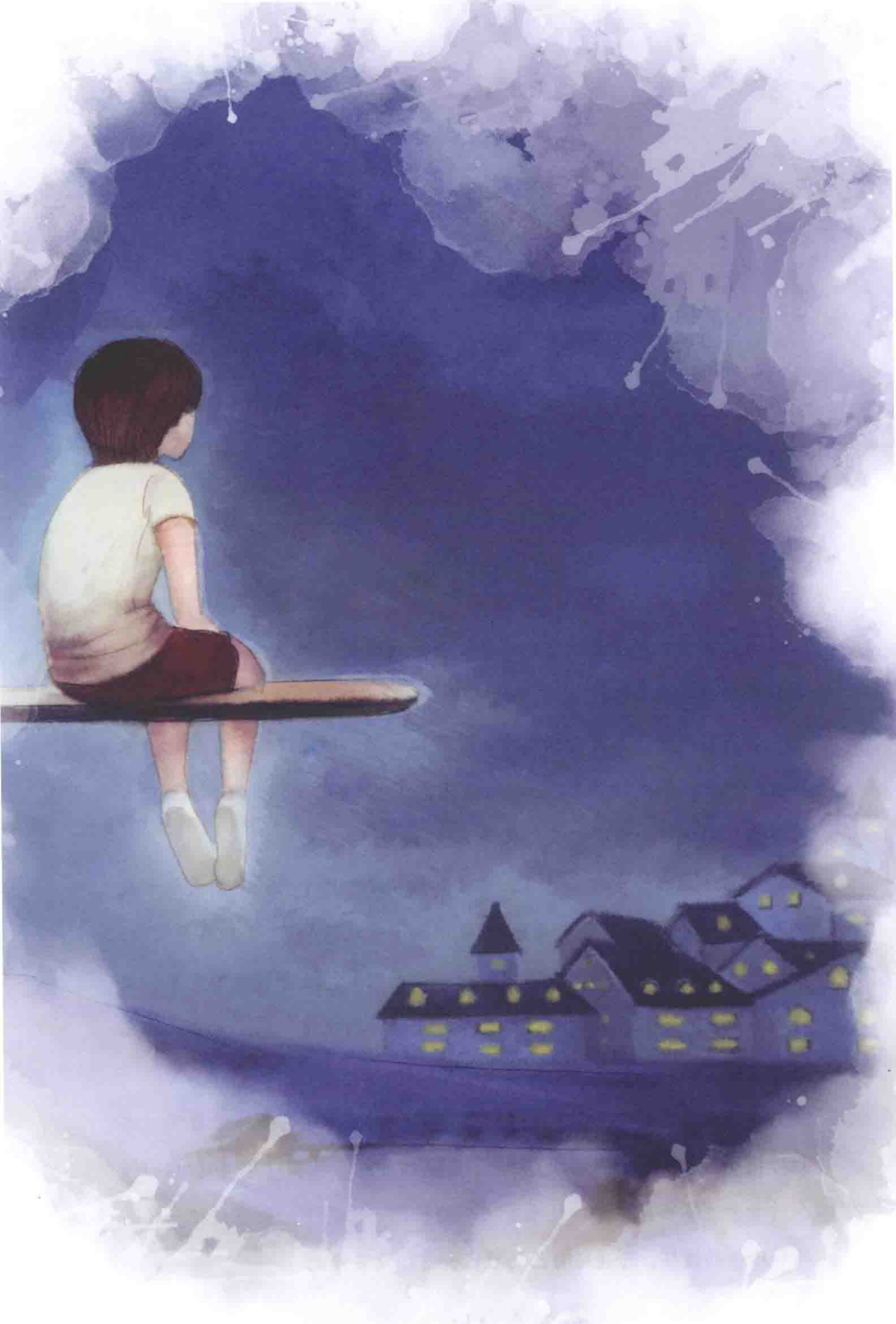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原以为，那些最宝贵的感受，是永远凝固在那里的，就像钻石。据说最幼稚的钻石也有10亿年的历史了，它们一旦生成，永不改变。

可是，我错了。有一些感受，是可以变的。时过境迁，它们原本像珍珠一样熠熠闪光的润泽，会渐渐褪色，归于黯淡。所以，这世上有“人老珠黄”的词句，残酷中带有真理的颗粒。

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小说，主要是有关母爱和孩子的。它们成稿于我相对年轻的时候，如果是今天再写，就难免不是这样的了。年轻母亲的心，多半有着乔其纱一般的细致，甜奶油一般的温软，还有敏锐的觉察和淡淡的感伤。一个人年轻时写下的文字，年轻时的视角，到了老年，都已不可重复。如同一颗星球的老去，绝无逆转。

其实，我并不觉得母爱有多么了不起。因为有遗传规律管着呢。比如动物，也常常见母兽为了幼崽，奋不顾身的抢救和以身饲喂的壮烈。人的母亲，不必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和动物们一比高下，她应该把一种高尚和珍惜的情怀，传递给自己的后代，这才是最难。



现在的育儿书，似乎在物质方面强调得太多。比如，怎样熬羹，怎样煲汤，怎样带着孩子旅游，怎样布置房间，怎样吃没有污染的蔬菜……

这些重要吗？当然是重要的。要是孩子得了营养不良或是中了毒，母亲们的痛楚，锥心泣血。

不过，要做到这些，也还不算太难。所有能够用技术手段完成的过程，都不应该算太难。最难的是精神世界的锻造，尤其是那种尚未定型的精神，如同黏腻的陶土，可以随意赋形。然一旦烈火焚烧窑变之后，除了粉碎，再无法重塑。

伟大的弗洛伊德认为，人在6岁以前的时光，是一生当中的关键。

想想看，有点可怕。一生的命运脚本，都在童贞的某个清晨完成并斩钉截铁地画上了句号。其后的所有遭遇，不过是不同舞台上的重复再现，剧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
我估计天下所有的母亲们，看了这论断，都要心跳骤快。一个孩童6岁以前的时光，尚无意外，主要是和父母一同度过的。作为成人，当你全无觉察之时，可曾想到有一位锱铢必较的书记官，用他清澈无邪的双目，已将所有的一切收录在案，并且复制出了永不磨灭的摹本。你在随心所欲当中，涂抹了一帧灵魂。

弗洛伊德这一说法一问世，就受到了猛烈的挑战和质疑。我不止一次地希望日后有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，将他老人家的这一论断，彻底改写。这样就把千千万万心怀忐忑、胆战心惊的父母和将要做父母的人们，从惊天动地的责任当中解救出来。没有什么秘密书写的不可抗拒的脚本，没有什么包罗万象的命运，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。

可惜，事情虽然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般绝对，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，却是颠扑不破的。家庭毫无疑问是课堂，在这里任课的至高无上的从业资格，如何取得呢？

那天在电梯里，看到刚从乡下来的开电梯的小姑娘，伏身看一本小书。

我说，这么用功啊？是爱情小说吗？

她的脸蛋原本有两抹红晕，听了我的问话，近乎发褐了。她说，我在准备考试。

轮到我不好意思了，说考什么呢？

她说，考开电梯。

我说，开电梯还用考啊？你不在的时候，不都是我们自己开的么？

她说，要拿证的。考不下合格证，这个活儿就干不成了。

说完，她就低下头去在轻微的上下颠簸中继续看书，很专注的样子。

我想，如果说连在电梯间按数字的简单工种，都需要持证上岗的话，那我们作为父母，每日要回答的选择题，要判断的正误题，委实是太多了。谁来考核我们？谁来发给我们上岗证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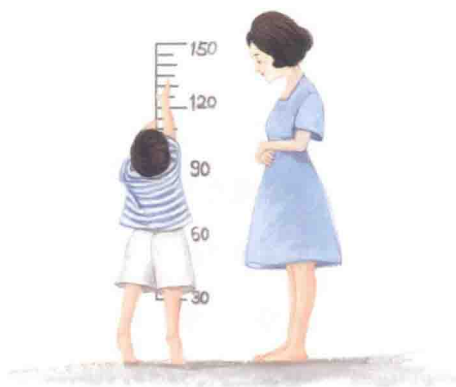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集子中的小说，写了妈妈们的困惑和寻找，也写了孩子们的期待和逻辑，算是我的一份答卷。

过了些日子，我看到电梯工用涂了凤仙花汁液的食指，按下了电梯的开关。

我说，这么高兴啊？

她回答，及格了，过关了，这份活儿保住了。俺以后就可以在北京长待下来了。

做父母是没法子辞职的，也没法子补考重新来过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真的要羡慕电梯工了。她的努力可以告一段落，父母们却没有终点。总要努力，好上加好。



目 录

自序

梦幻小屋和蓝手镯 • 001

天衣无缝 • 016

给我一粒脱身丸 • 031

不会变形的金刚 • 047

一厘米 • 062

捉刀 • 075

跳级 • 085

妈妈福尔摩斯 • 116



同你现在一般大 • 144

猫头鹰行动 • 157

教授的戒指 • 171

斜眼 • 199

最晚的晚报 • 204

雪花糯米粥 • 220

悠长的铃声 • 231

苹果核 • 234

精品水 • 236

走过来 • 240

哈立克 • 244

假如我出卷子 • 247



梦幻小屋和蓝手镯

天，蓝得像一页童话。

“将来世界游乐园”的摩天轮，从我新搬入的高层住宅窗前，盘旋而过。我对这个堂吉诃德风车似的玩意儿不感兴趣，俯身下望，茵茵绿草中有一座粉红色的小屋，宛如一朵玫瑰花瓣被静静地遗落在草地上，便萌动了去看一看的念头。

游乐园售票处的建筑，是七个小矮人居住过的样式。赭色的树皮镶嵌墙壁，上面涂着古老的青苔。高耸的屋顶站立着信鸽状的风标，发出悦耳的鸣叫。

售票小姐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模样：“您要购买哪种票？”

面对高科技与美妙传说的结晶，我的目光一定显得扑朔迷离。“白雪公主”款款介绍：“您喜欢玩哪种游艺机，就买哪种票。如果都想玩，可以买通票，十块钱一张，可玩一整天，比较优惠。”当然，她恰到好处地莞尔一笑，小心地避开我的自尊心，“如果您时间紧，只是参观一下，也可以只购一张门票。”

我迅速浏览了游艺机的名称：水晶城堡、疯狂老鼠、吃惊房子、超级帽子、海盗船……顺便记住了价目表，票价都很昂贵。

我肚子上的食物，还没有饱胀到需要用这么多惊险游戏来消化的程度，虽然购买通票显然合算。

“我只想去那间外观是粉红色的小房子。”

“白雪公主”受过很好的职业训练，微笑着把一张粉红颜色的专用票撕给我。

哦，它叫梦幻小屋！

小屋在俯视中很鲜明，此刻却隐匿于无边的绿色之中，我只能依靠路标前进。

一个丁字路口。

“叔叔，您帮我看看，我有米老鼠高吗？”

路旁有一幅巨大的标牌。穿着橙黄皮鞋的米老鼠，优雅地伸出雪白的手套，上面用中英文书写着：“小朋友，假如你没有我高，请不要去找疯狂老鼠。”

看来，疯狂老鼠是这位美国老鼠的近亲了。

在米老鼠的伴侣米妮通常站立的位置，此刻站着一位小姑娘，正在向我张望。

她浑身圆滚滚的，穿一件很简练的背带白布裙，脸像红苹果一样饱满，眼睛和嘴也都是很端正的圆，像是以黑红两色重油彩用心写出的零。我悲哀地想，她长大绝不会是身材窈窕面容清秀的美女，但此时却是一个极惹人喜爱的女孩。

我便在心里叫她零零。

零零倚在米老鼠身边，用右手卡住自己的头顶，欲一比高低。在她滑润的手腕上，套着一个蓝手镯。

零零蓬松的鬃发，像薄雾一样笼罩着她的高度，她便努力将它们捺下去。手镯与发丝相搓，发出风拂草叶的声响。她跳开来，失望地发现自己的手指只齐到米老鼠黑耳朵的一半，便不服气地向我求救。

看着零零像黑围棋子一样晶莹的眼睛，我说：“唔，你可以算是和米老鼠一样高了。”

她像云雀一样尖叫了一声，单腿蹦跳了两步，又轻捷地换成另一条腿蹦跳，再也不看我一眼，快乐地向前跑去，直到很远，才猛然回头，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

我注视着她的背影，那是一种像滚动的水银一样极活泼的姿势。许多年前，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，我也会这样跑。觑前后无人，我也试着单腿蹦跳，立刻感到困难和荒唐，就停了下来。

突然，零零摔了一跤。在向前扑去的那一刹那，她记得去保护自己的手镯，但仍旧晚了，手镯碰到地上。她心疼地抚摸着手镯，手镯大约有了一些损伤。这很糟糕，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腿，膝盖处流出血来了。

我担心地跑过去。

零零从兜里掏出一块蓝手绢。白裙子只有一个兜。兜里装着蓝手绢时，裹不住的蓝色从布丝里渗出，好像她揣着一瓶墨水，现在，她通体晶莹了。看起来零零是一个粗心而常摔跤的孩子，上次的痂痕尚未完全脱落，新鲜的血又从边缘缓缓浮出，像红水河上飘着一叶小船。

零零拿着蓝手绢思索了一下，手镯和腿，哪个更重要？我以为这是毫无疑问的。零零的思维很快，全不似成人那样优柔寡断，她迅速地把手绢系到了手腕上。

我想劝阻她，小姑娘满脸都是对陌生人的拒绝。我终于没有作声。她已经忘记我了。

现在，看不到蓝手镯了。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小姑娘腕上缠着一方蓝手帕，膝盖流着血，一拐一跛地走向疯狂老鼠。

梦幻小屋在路口的另一侧。我却突然对零零关注起来，她毕竟只到米老鼠的耳朵，最多不过打个平手，又挂了彩。

我尾随她去。



疯狂老鼠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翻滚过山车的大型游艺机。零零坐在椅子上。有一副马蹄形的重物，鞍鞍似的降落在她幼嫩的双肩上，像一双铁腕扼住咽喉两侧。这样疯狂老鼠剧烈腾挪的时候，她才不会被巨大的惯性投掷而出。还有一条钢索般的保险带，把她和座椅坚固地连在一起。

零零虽然滚圆，但毕竟是个孩子，保险带扣到了最后一环。因为心灵上负了责任，我便走过去看她系得是否牢靠。她完全沉浸在冒险前的快乐之中，对每个走近她的人，都无端地微笑。

开始检票了。零零把她的蓝手镯打开，又小心翼翼地包好。

疯狂老鼠动作起来，这是一场真正的鼠疫。它毫无规则地颠簸起伏，沿着尖锐的直角，无目的地扑打跳跃。人们恐怖的尖叫声，像黑色的松针，从疯狂老鼠背上铺天盖地撒下，使每一个旁观的人，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“抱头鼠窜”。

我抗拒着恐惧和眩晕，目光拐着锋利的路线，困难地跟踪着小小的零零，其实，她即使此时发生了某种意外，我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。

疯狂老鼠倏地完全倒立起来。我半仰着脸，极清晰地看到，在太阳米字形的光辉一侧，零零同我鼻子对着鼻子，像个婴儿般地俯冲过来。在那双黑围棋子一般的眸子里，饱含着地面苍翠的绿色。

我的责任也已尽完。老鼠痛苦地安静下来，我转身离去，去寻找那依稀的粉色。

梦幻小屋的门是椭圆形的，中间有一个肉色的按钮。它引动人们温馨的忆念，却又使人想不出确切的究竟，怀着不甘心走了进去。

粉红色的微光，像雾霭一样包裹过来。看不到灯，或者说到处都有灯，墙壁像渗水一样沁出粉色的光栅，使你以为伸手就可以抓到粉色的颗粒。

温度极适中，像幼时祖母递来的刚刚用舌尖尝试过的一碗粥。

空中弥漫着一种类似抚摸般的韵律。它不疾不徐，无休无止，像一只巨大的手掌，温存而准确地拍击着每个人最原始的记忆……

一切都那么熟悉，又那么遥远。每个人都像被过分醇香的酒灌昏了头，松弛在极舒适的座椅上。

我的理智抵制着俘获，极力思索着：这小屋，我似乎居住过……当我终于想起来的时候，悚然一惊：这不是仿照人类母体内的宫殿塑造的吗！怪不得它给人以无可比拟的安宁和归属感呢！

那个椭圆形的门，象征着脐。它是婴儿和母亲永久的联结之路。

在被疯狂老鼠强烈摧残之后，你不得不佩服领导世界的人类。你不论怎样不以为然，都要进入沙滩般的舒缓之中。

门猛地被撞击开，零零滑动进来。小孩子距离母体的路程更近，她很快便进入了梦幻的境界，蜷在座椅上，像一只温顺的小白猫。

环境已具有如此的魔力，再加上正式的节目，该是怎样的美妙！我觉得这钱花得不冤。

从“脐”里走进一位年轻的女郎，她长得很媚气，前冲式的长檐帽，提醒人们这是中外合资的游乐园。

我无端觉得，工作人员应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。

“就要开场了，收票了。请把票拿出来。”女郎的声音，不合时宜地冷漠。

人们都从怀抱的温暖中清醒过来，像要保留住最后的美好，依旧蜷着身子，无声地举起票。

小姐一把将我的专用票掳了去。

零零举起她藕节似的胳膊，蓝手帕经粉红色的渲染，蜕变为深紫。

小姐又将我旁边其他人们的多用票掳过去，撕下表示梦幻小屋的那一联，余票退还。

小姐走到零零跟前。零零的胳膊已经下沉，她举起得过分早了。

“票在哪儿？”小姐问。

零零便像在课堂上举手发言唯恐叫不到时，将手举得高高的。

“那请你把手绢打开。”小姐催促道。零零已经耽误了时间。

孩子们总是这样，遗漏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骤。零零用另一只手去解这只手上的手绢。小姐耐心地等待着，像副食店售货员在等待一个没有主动拔掉瓶塞子的买醋者。

手绢系得过于牢靠了，解得便很艰难。幸而小孩子的心，细小却并不细腻。零零全然没有察觉到小姐的厌倦，终于解开时也没有成年人乞求原谅时惯有的歉意，蛋圆的小脸因为窘急的汗水，更显出油汪汪的可爱。

“阿姨，您看——”

在这种无遮拦的笑脸面前，萌生愠怒的小姐也忍不住给了一个微笑。

现在，小姐和人们都看到了那个蓝手绢。在手绢的保护或是蹂躏下，它不安地褶皱起来，像一个洗衣女人冬天的手，边缘皴裂出无数细口，小姑娘温润的汗水，将它们浸得绵软而浅淡。

这是一个纸环圈成的手绢。

“把手伸过来。”小姐突然兴奋起来。

零零顺从地把手伸过去。手背凹陷的小坑里积满灰土，唯有指甲红润，像一枚枚光洁的鼓槌。

“我说的是让你把你的手心伸过来，你为什么不？”小姐的声音已露出明显的恼意。



她并没有说手心，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。她只说过手，但这不妨碍她的严厉。

零零从这声调里察觉到了某种错误的嫌疑，又并不明白错在哪里，便基本上是无所畏惧地把手心朝向小姐。

小姐要看的其实是她的手腕，那里是纸圈的联结处。蓝手镯悲惨地绽开裂纹，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林间小路，勉强维系着最后的连贯。绷开的纸纤细如春草，瑟瑟地随着零零手腕脉搏的跳动而颤抖不已。

蓝手镯是用“将来世界游乐园”的通用票糊就的。这是一个聪明而公平的主意。它紧箍在每个购买者的手腕上，不可拆卸，因而也就不可转让。现在，蓝手镯残破了，它的象征意味就很明显了。

“你说，这是谁的票？”小姐的前冲式帽檐俯得很低，循循善诱地说。

“这是我的票呀！”零零完全没有意识到逼近的危险，很肯定地回答。

“那它怎么破了？”小姐成竹在胸。

零零认真地想了想，眯着眼睛说：“不知道。也许是我摔跤时蹭破的。”

“你用手绢包着票，手绢上一点土都没有，怎么会是摔的呢？这票是你从别人那儿拿来的，自己又粘上，所以它才不完整。小姑娘，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，犯了一个错误，不能再犯第二个。”小姐看来是经常抓获作弊的游客，话说得有理有据，态度比刚开始检票时，还要和蔼了。

众人哗然。有人说：“真看不出来，小小年纪就……”

我想说明摔跤和手绢的关系，我又是一想，我只看到了这一幕，也许在那之前，手镯就已经是破的了。

“不！”零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“票是我自己买的。我考试得了双百，妈妈就给我十块钱让我来玩。不信，你们去问我妈妈！”小姑娘略微安了心，她为自己找到了最有力的证人。

“问你妈妈？那还不等于问你自己吗！”小姐不屑地说。

顿时引起人群小小的骚动，毕竟这是亵渎了人人都有的神圣。